

《风月锦囊》所辑南戏佚曲述略

俞为民

产生于北宋末年的南戏是我国古代戏曲史上第一种比较成熟的戏曲形式，它上集各种民间表演技艺之大成，下启明清传奇之端倪，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南戏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与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它来自民间，剧本多出自书会才人之手，曲白俚俗，故不受文人学士的重视；又因早期的南戏在内容上多能表达下层劳动人民的愿望与爱憎，故封建统治者多加禁毁。因此，到了明代初年，南戏的剧本及有关资料已散失殆尽，如明何良俊谓：“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四友斋丛说》）。人们只知道有北曲杂剧，而不知道有南戏，如明代戏曲家王骥德、吕天成等都谓南戏是北曲杂剧流传到南方后，南方人不习惯，便改而为南戏（见《曲律》、《曲品》）。这样就失去了戏曲史上这一重要的一环。

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钱南扬、赵景深、冯沅君等老一辈学者开始对南戏的佚曲加以搜辑与整理，分别写成了《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南戏拾遗》等专著。后来钱南扬先生又集诸家之大成，编著成《宋元戏文辑佚》一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共辑录一百二十三种宋元南戏的佚曲，这是目前辑录南戏佚曲最多的一部专著，由于条件所限未能搜辑到流存于海外的戏曲选集所收录的南戏佚曲。近年来，散失在海外的古代戏曲的史籍与选集影印件通过各种途径被带回国内，

其中许多宋元及明初南戏的曲文为《宋元戏文辑佚》及国内现存的戏曲选集所未辑。在这些流存海外的戏曲选集中，以《风月锦囊》所收录的南戏佚曲为最多。

《风月锦囊》是一部戏曲与散曲的选集，全称《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又称《全家锦囊》，由汝水徐文昭編集，詹氏进贤堂刊行，现存的是明嘉靖癸丑岁（1553）重刊本。明代永乐年间杨士奇等编撰的《文渊阁书目》中已载有《风月锦囊》一目，并注云：“一部一册阙”。如此书与进贤堂所刊行的为同一种书的话，那么《风月锦囊》的初刊本应当在明代永乐年间。因《风月锦囊》刊刻的年代较早，故它所收录的南戏曲文较其他戏曲选集多。全书分前编、续编、时兴曲三个部分，共收录宋元及明初的三十四种南戏（另有三种仅见卷首目录，而正文缺失）。《风月锦囊》所收录的这三十四种南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现有全本流存者；二是全本已失传，但尚有佚曲流存者；三是原不见著录，或虽有著录，但全本已失传者。属于第一类的选本共有十七种，即《蔡伯皆（喈）》、《荆钗》、《苏秦》、《拜月亭》、《孤儿》、《吕蒙正》、《刘智远》、《商辂》、《杀狗》、《姜诗》、《薛仁贵》、《裴度还带》、《昭君冷宫（出）塞记》、《岳飞东窗记》、《苏武牧羊记》、《周羽寻亲记》、《高文举登科记》等。与现存的版本相比勘，《风月锦囊》所选收的这十七种南戏在曲文与情节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有关这十七种南戏与现存各版本间的关系，拟在另文中加以考述。本文仅就后两种类型的选本，即为《宋元戏文辑佚》及其他戏曲选集所未收的南戏佚曲作一些简略的考述。

一

在《风月锦囊》（下简称《锦囊》）所选收的南戏中，属于第二类的选本共有十一种。其中七种在《宋元戏文辑佚》（下简称

《辑佚》)中虽已辑有佚曲,但《锦囊》所收录的,有许多为《辑佚》所没有的,故可补其不足,现分别考述如下:

一、《王月英月下留鞋》 《辑佚》共辑录五支佚曲,另据明传奇《胭脂记》补录〔降黄龙〕(〔前腔第二换头〕)“听他话语跷蹊”一曲。《锦囊》前编卷十四选收此戏两出,剧名卷首目录题作《郭华》,卷内则题作《摘汇奇妙全家锦囊郭华》,曲文上面有两幅插图,分别题作“郭华买胭脂”、“佳期赴约”,当为这两出戏所敷演的主要关目。《锦囊》所收除《辑佚》已辑录的〔降黄龙〕四曲外,尚有〔降黄龙〕“我难遮脚上羞”、〔前腔〕“伊家便出去”、〔画眉序〕“灯影月光辉”、〔前腔〕“元宵景堪题”四曲为《辑佚》所未收,其中〔降黄龙〕两曲与《辑佚》辑所录的〔降黄龙〕四曲为同一出中的曲文,即“郭华买胭脂”,与月英相遇时所唱。〔画眉序〕两曲,即为“佳期赴约”出中的曲文。

二、《王祥卧冰》 《辑佚》共辑录八十支佚曲,《锦囊》前编卷十五选收此戏两出,剧名卷首目录题作《王祥》,卷内题作《新刊奇妙全家锦囊王祥》,曲文上有插图三幅,分别题作“交(娇)妻相别”、“汲水争挑”、“二妇缉麻”。“交(娇)妻相别”,敷演后母朱氏使王祥去庭园中看管李,王祥与妻子相别。《辑佚》辑有此出中的〔昼锦堂〕、〔前腔〕、〔红林擒〕、〔黄蔷薇〕等四曲,其中〔黄蔷薇〕曲与前三曲没有排列在一起,误作不同出之曲文。《锦囊》所收除《辑佚》所辑录的四曲外,尚有〔黄蔷薇〕“寻思圣贤书”、〔红林擒〕“回首,菱荷□□”两曲,为《辑佚》所没有的。

“汲水争挑”与“二妇缉麻”则敷演朱氏威逼王祥妻去汲水缉麻,王览妻知道后前去相替。《辑佚》辑有此出中的〔驻马听〕、〔驻云飞〕两曲,只演“缉麻”一事,《锦囊》所收除《辑佚》辑录的〔驻马听〕、〔驻云飞〕两曲外,尚有〔三换

头〕“酷暑热”、〔前腔〕“多谢你”、〔驻马听〕“你说是谈非”、〔前腔〕“不道不知”、〔前腔〕“孝当竭力”、〔驻云飞〕“人有常言”、〔前腔〕“樵鼓初敲”、〔前腔〕“玉指纤纤”等八曲。

三、《孟姜女送寒衣》 《辑佚》共辑录十一支佚曲，《锦囊》续编卷六选收此戏九出，剧名卷首目录题作《孟姜女寒衣记》，卷内则题作《摘汇奇妙续编全家锦囊姜女寒衣记》，而在剧前的副末开场中，剧名又作《姜女破镜重圆记》。曲文上有十二幅插图，分别题作“杞梁同朋游玩”、“□□□□□（姜女与父母）玩赏”、“杞梁夫妻同乐”、“杞良夫妇□□”、“夫妇叹离别”、“杞良同友登途”、“姜女自造寒衣”、“姜女登途寻夫”、“寻夫不见哀苦”、“姜女闷死天仙托化”、“钦赐夫妇还乡”、“拜望赵纲团圆”。其中“夫妇叹离别”无相应的曲文。而《锦囊》所收录的曲文皆不见于《辑佚》。又《辑佚》所辑仅十一支佚曲，未能窥见剧情大概，而《锦囊》收有此剧的“副末开场”，在副末上场时所念诵的一段白中可见此剧所敷演的主要情节，现引录如下：“瓜州朱光县，孟光字子明。生女孟姜，少习书诗，深知礼义。对天发誓，见赤身露体之人，不论贫富，就结为姻。后遇才子范杞良，因为逃躲柳阴花下。姜女乐游而至木（沐）浴，忽遇黄蜂投怀，误展衣襟，翘首而见范郎。引领归家，禀知父母，就结成姻。才得夫妻二日，因范郎戍役。远送寒衣，哭倒长城，见夫尸骨，破镜在身。遇得天神□，超度成人，天子□美。秦王见他贞洁（节），褒封一门官诰。因此编《姜女破镜重圆记》。”

四、《林招得》 《辑佚》共辑录三支佚曲，《锦囊》续编卷十八选收此戏一出，剧名卷首目录题作《林昭（招）得黄莺记》，卷内则题作《奇妙全家锦囊续编林招得黄莺记》，敷演林招得因所喂养的黄莺飞入黄家花园内，便翻墙跳入园中寻找，遇黄家小

姐玉英。玉英知道林招得是自己的未婚夫，因家贫寒未能成婚后，便约林招得夜间再来，赠以财物。而此出曲文为《辑佚》所未收。

五、《祝英台》 《辑佚》共辑录三支佚曲，这三支佚曲为同一出中的曲文，即梁山伯再访祝英台，两人见面时所唱。《锦囊》前编卷十六选收此戏一出，剧名卷首目录题作《祝英台》，卷内题作《新刊全家锦囊祝英台记》，曲文上有三幅插图，分别题作“芸窗叙别”、“送别登途”、“祝郎渡河”。所敷演的情节相当于近代越剧中的《十八相送》这一场戏，曲文皆不见于《辑佚》，而其中所收的〔夜行船（序）〕“花底黄鹂”、〔前腔换头〕“迢递，曲径芳堤”、〔前腔换头〕“堪题，绿柳阴中”、〔前腔换头〕“思知，春色三分”、〔近腔（锦衣香）〕“芳草池”、〔浆水令〕“同欣会”等六支曲文与《辑佚》所辑录的《柳耆卿》戏文中的〔夜行船序〕、〔前腔换头〕、〔斗宝蟾〕、〔么篇〕、〔锦衣香〕、〔浆水令〕等六曲基本相同，只是个别词句有出入，如其中的〔锦衣香〕、〔浆水令〕两曲：

《柳耆卿》	《祝英台》
〔锦衣香〕芳草池，鱼游戏。翠柳堤，同游戏。我只见士女游人，幕天席地，高挑一架闹竿儿。深深步入，杏坞桃溪。对良辰美景，想蓬莱也只如是。休把闲愁系，且拚沉醉。光阴迅速，人生能几！	〔近腔（锦衣香）〕芳草池，鱼游戏。翠柳堤。同游戏。只见士女王孙，□（幕）天席地。高挑一驾（架）闹竿儿，声声（深深）步入，杏坞桃溪。对良辰美景，想蓬莱也只如是。休把闲愁计，且留醉归。光阴迅速，人生能几！
〔浆水令〕正相同寻芳未已，奈红轮已觉坠西。海棠枝上子规啼，声声是他，唤的春归。花阴下，人似蚁，花藤轿儿雕鞍骑。相随趁。相随趁，风流队里。拚沉醉，拚沉醉，醉扶归。	〔浆水令〕同欣会，同欣会，寻芳意美，奈红轮不觉坠西。海棠枝上子规啼，声声一似，唤春归去。花阴下，花阴下，人似蚁，花藤桥（轿）儿相随称（趁）。

《雍熙乐府》卷十六、《盛世新声》酉集、《词林摘艳》卷二、《吴歙萃雅》利集、《南音三籁》卷下皆选收这六支曲文及一支〔尾声〕为一套，剧名《词林逸响》题作《玩江楼戏文·游春》，其余几种选集皆题作《游春》。又《南曲九宫正始》册八、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二十、沈自晋《南词新谱》卷二十三皆引录其中的〔夜行船序〕与〔前腔换头〕两曲，剧名《南曲九宫正始》题作《柳耆卿》，《沈谱》、《新谱》皆题作《玩江楼》。

《玩江楼》即《柳耆卿》，由此可见，这六支曲文本来似为《柳耆卿》中的曲文，而由于《祝英台》此处的剧情与《柳耆卿》相似，故作者袭用之。而在早期的南戏中，这种相互间袭用曲文的做法是常见的，如《荆钗记·晤婿》出中的〔小蓬莱〕、〔八声甘州〕、〔前腔〕三曲，便是袭用《郑元和》、《孟月梅》戏文中的曲文，如《南曲九宫正始》册三引录的《孟月梅》〔八声甘州〕曲下注云：“此本为今改本《荆钗记》所窃，况《荆钗记》此折之引子，亦窃元传奇《郑元和》者也。”

六、《陈巡检梅岭失妻》《辑佚》共辑录三十五支佚曲，《锦囊》“首卷时兴曲”上栏收有〔皂罗袍〕“几日神魂飘荡”、〔前腔换头〕“听启，休得惆怅”、〔前腔换头〕“暗想，多娇模样”三曲，曲牌名下题作《陈巡检思妻》，从曲文看，此三曲皆为陈巡检三年任满回乡，重经庾岭寻访妻子时所唱。《辑佚》未收。

七、《江天暮雪》《辑佚》共辑录二十九支佚曲。《锦囊》前编卷十八收录此戏一出，剧名卷首题作《江天暮雪》，卷内题作《新刊全家锦囊江天暮雪》，敷演月娘得知丈夫崔君瑞在苏州别娶苏氏，便冒雪赶往苏州。曲文上有插图一幅，题作“郑氏走雪”。《词林逸响》月卷、《吴歙萃雅》贞卷、《南音三籁》卷下等也选收《走雪》一出，《辑佚》从《南曲九宫正始》、《词林逸响》辑录的〔黄钟过曲·渔父第一〕、〔刮地风〕、〔滴溜

子〕、〔前腔〕、〔前腔〕、〔尾声〕六曲虽也敷演月娘冒雪赴苏州的情节，但不仅曲牌与《锦囊》所收录的不同，《锦囊》为〔南吕过曲·一枝花〕一套，而且曲文也颇多出入，现将其中的《滴溜子》三曲与〔尾声〕比勘如下：

《拜侠》	《锦囊》
〔滴溜子〕风雪黑，风雪黑，怎禁路滑？行不上，行不上，地生体怯。此身行不由径。家贫未是贫，肠寸结。你从来不出闺门，那曾受这般磨折！	〔滴溜子〕冻得我，冻得我，崔君瑞，狠心夫，把奴家拚别。苦！嗟这苦向谁分说？早向前村，寻宿店安歇。
〔前腔〕扑簌簌，扑簌簌，两行泪血。崔君瑞，崔君瑞，把奴弃撇。这苦何处分说？教奴受此寒，心惨切，命蹇遭逢，江天暮雪。	〔前腔〕扑簌簌，（扑簌簌）泪珠暗流血。身劳倦，身劳倦，此行步又急。家贫不是贫，路贫吃苦辛。
〔前腔〕夫人听，夫人听，小人禀说。休忧虑，休忧虑，且把闷撇。远望姑苏近也，如何在此间，闲掉舌？且向前村，寻个店歇。	〔前腔〕夫人共，夫人共，梅香姐，听小人拜禀。休忧虑，休忧虑，且宽心。遥望姑苏城已近，缘何到此珠泪零？
〔尾声〕夫妻谁想成吴越？薄倖儿郎心似铁，把受过凄凉番成做话说。	〔尾声〕奴家那曾受这般样儿苦辛？看看不远到苏城，吉凶全然未定准。

由上可见，《锦囊》所收录的《江天暮雪》与《词林逸响》、《南曲九宫正始》等所引录的当为两种不同的版本。

二

在《锦囊》收录的第二类选本中，尚有四种虽在明代其他戏曲选集中也选有佚曲或残出，但《锦囊》所收可补其不足，故也简述如下：

一、《窦滔迴文记》 此戏不见著录，惟《南曲九宫正始》册四引录〔走山画眉〕一曲，剧名题作《织锦迴文》，并注云：“明传奇”。钱南扬先生《戏文概论·剧本第三》中将此戏列为明代戏文。《锦囊》续编卷十收录此戏九出，剧名卷首目录题作《窦滔迴文记》，卷内题作《摘汇奇妙全家锦囊续编窦滔迴文记》，另有《新增苏氏织锦迴文诗》一首。本事出《晋书·列女传》、唐武则天《苏氏织锦迴文记》，敷演东晋时秦州刺史窦滔妻苏蕙织五彩锦作《迴文璇玑图诗》赠滔一事，剧前副末开场中的〔沁园春〕词介绍剧情甚详，兹引录以窥剧情大概。词云：“昔日秦州，窦滔节使，娶妻五月，一旦分离，诏适流沙守戍，一十八载不得回归。惠娘遗腹，产下一孩。饥荒岁奸惟（艰难）回起，一家逃难各东西。窦公不幸早逝，苏氏提携婆走，却把孩子撇路坡。李豹流沙回转，诈言滔死，惠娘见说痛伤悲。父逼女改□归，惠娘坚心志不移。却恨□剔损，迴文织献上丹墀。子母不明，相会梵牢□祭，令人惨悽。王婆店中会合，衣锦耀门闾。”可见，剧情比《晋书·列女传》、《苏氏织锦迴文记》上所载有了较大的丰富与发展。

二、《桃园记》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并注云：“《三国传》中曲，首《桃园》、《古城》次之，《草庐》又次之。虽出自俗吻，犹能窥音律一二。”另在《草庐记》剧目下注云：“此记以卧龙三顾始，以西川称帝终，与《桃园》一记，首尾可续，似出一人手。”《古城记》与《草庐记》两剧皆为明初南戏，现有明刻本流存，而作为“《三国传》中曲”之首的《桃园记》，其产生年代当比《古城记》、《草庐记》更早。《群音类选》“官腔类”卷十二选收此戏《关斩貂蝉》、《五夜秉烛》、《独行千里》、《古城聚会》四出。《锦囊》续编卷二收录此戏十九出，剧名卷首目录题作《三国志桃园记》，卷内则题作《精选续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曲文上有插图二

十三幅，前面四幅上方题词已缺失，只存两边题词，分别题作“茅檐嗟未达，帝里展经纶”、“迢递家千里，苍岭（岭）几万重”、“沽买新□酒，方交结义人”、“声名传万古，结义重千金。”后十九幅分别题作“共诣丘山”、“桃园结义”、“黄允夫妇桑园同乐”、“三兄弟嗟叹”、“吕布日叹英雄”、“貂蝉见吕布”、“花烛洞房”、“关羽叹张飞”、“貂蝉见关羽”、“夜读春秋”、“关羽问貂蝉”、“貂蝉夸关张”、“关羽斩貂蝉”、“□（送）二妇下徐州”、“独行千里”、“许有进袍”、“孔明自叹”、“关羽单刀”、“鲁肃送关王”，从这些插图及题词中可见剧情之大概。又剧前副末开场介绍剧情大意的〔沁园春〕词云：“关羽英雄，张飞勇猛，刘备宽仁。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天长地久，意合情真。共破黄巾，三十六万。功盖诸邦名誉馨。十常侍贪财贿赂，元矫受非刑。弟兄肃（肃）聚山林，国舅将情表圣君，转受（授）平原县尹。曹公举荐，虎牢关上，战败如臣。吕布出关，李确报怨，黄允正宏俱受（授）兵。《三国志》辑成，词话一番新。”《群音类选》所选收的《关斩貂蝉》、《五夜秉烛》、《独行千里》三出，《锦囊》中也有收录，但两者所用的曲词及曲文有较大的差异。其中《关斩貂蝉》出关羽所唱的〔耍孩儿〕一套曲文虽较接近，但也颇有出入，现将其中的最后一曲〔煞尾〕比勘如下：

《群音类选》	《风月锦囊》
〔煞尾〕今朝除却身边患，不枉了汉末英雄史记传，免使傍人谈笑俺。	〔煞尾〕今日除病根扫退身边患，也是我忠信不克行方便，免得你墨翰无功将咱贬。

可见，《锦囊》与《群音类选》所收录的《桃园记》各选自同一剧目的不同版本。

三、《四节记》 明吕天成《曲品》卷下“旧传奇”著录，

有注云“清倩之笔，但赋景多属牵强。置晋于唐后，亦嫌颠倒。此作以寿镇江杨相公，初出时甚奇，但写得不浓，只略点大概耳。故久之觉意味不长。一记分四截是此始。”《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七也谓：“明初旧本，未知作者何人？共作春夏秋冬四景，凡四卷，名为《四节》。以杜甫、谢安、苏轼、陶谷各占一景。”据此可知，此戏当为明初南戏。另外，《南词叙录》“本朝(戏文)”著录《文林四景》一目，似与此剧为同一剧目。在明代的一些戏曲选集中，虽也选有《四节记》的曲文，但多为残出，如《词林逸响》月卷、《珊珊集》卷四忠集选收《春游》（《珊珊集》作《游春》）一出，《词林一枝》卷四、《群音□（补）选》卷一“官腔”类选收《兴游赤壁》一出，《尧天乐》卷下选收《邮亭□兴》一出，《徽池雅调》卷一选收《词赠弱兰》一出，惟《吴歙萃雅》利集选收四出，分别题作《游赏》、《春游》、《泛舟》、《荣游》，但仅有曲文。而《锦囊》续编卷十二则收录此戏全本，剧名卷首目录题作《苏学士四节记》，卷内题作《新刊摘汇奇妙全家锦续编四节记》，共四出，分别题作《杜甫游春》、《谢安石东山记》、《苏子瞻游赤壁记》、《陶谷学士游邮亭记》。《锦囊》所收录的曲文以及情节与其余各选集所收录的有较大的出入，如《兴游赤壁》出，《吴歙萃雅》、《群音□（补）选》为〔榴花泣〕（《群音□（补）选》作〔石榴花〕）（三曲）、〔泣颜回〕（二曲）、〔尾声〕等五曲，曲文多化用或直接引用苏轼的《赤壁赋》，而《锦囊》此出为〔二犯傍妆台〕（三曲）、〔霜天晓角〕、〔香柳娘〕（四曲）等八曲，曲文大异。又《词林一枝》此出敷演苏轼与佛印禅师(净)、黄山谷(外)一起乘舟游赤壁，而《锦囊》演苏轼与旦、贴同游，情节相去较远。因此，《锦囊》所收录的不仅可以补充其他选集所收之不足，而且对研究《四节记》的流传及版本也提供了新的资料。

四、《邹知县湘湖记》 《南词叙录》“本朝（戏文）”内著录，剧名题作《邹知县湘湖记》，并注云：“多实事”。《南曲九宫正始》册一引录〔滴滴金〕一曲，剧名题作《邹知县》，注云：“明传奇”，当为明初南戏。《远山堂曲品》“具品”也著录，题丁鸣春作，有注云：“何兢力报父仇，瞋邹令之目。张宗子收之《义烈传》中，有以也。此记事详而核，末段则不无骈枝，可删。”本事见《西河合集·文集·传》卷一《何孝子传》，《剧说》引。谓萧山境内的湘湖久湮，当地豪绅竞相侵占湖地。何舜宾提议疏浚湘湖，并揭发豪绅侵占湖地之事。知县邹鲁因接受豪绅贿赂，便将何舜宾逮捕入狱，并置于死地。舜宾子上告朝廷，历尽艰辛，终于为父报仇雪恨。此戏除《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一曲外，以前不见流存。《锦囊》续编卷二十选收，剧名卷首目录内缺，卷内则题作《全家锦囊续编肖（萧）山邹知县湘湖记》。选录两出，一出演何兢与友人一起游赏，一出演何兢与母亲赴京城途中，遇见父亲旧友。剧前有〔满庭芳〕词，介绍剧情大意，词云：“儒学何生，宦家才子，读书善事高堂，严亲为宦，归老日门□。钦把湘湖奏改，谁知惹出灾殃。被邑宰，作军起解，谋死在他乡。子痛父非命，舍生结□，甘弱（溺）长江。又虑慈帷无养，到官其（启）本奏君王。刑部差官明判，孝子性命香。”

三

在《锦囊》所收录的南戏中，属于第三类的选本共六种，这六种南戏或不见著录，或虽见著录但不见流存，现分别考述如下：

一、《沉香》 《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内著录，剧名题作《刘锡沉香太子》，《南曲九宫正始》等南曲谱及其他明代戏曲选集中均未引录。钱南扬先生《戏文概论》将此剧列入“失传”

一类内，并谓：“后世沉香劈山救母故事，盖由此发展而来。”本事源于《文选》张衡《西京赋》注，谓刘锡（字彦昌）赴京应试途中，夜宿华山圣母殿，因感圣母像美貌异常，遂在墙上题诗，表示爱慕之情。圣母感之，顿起思凡之心，欲与刘锡结为夫妻。便追赶刘锡，与他结成夫妻，生一子，名沉香。后圣母被兄二郎神囚于华山底，十三年后，沉香劈山救母，全家团圆。《锦囊》前编卷十九收录此戏一出，剧名卷首目录内题作《沉香》，卷内题作《奇妙全家锦囊沉香》。曲文上有四幅插图，分别题作“刘昔投店”、“读书奉茶”、“更阑叙□”、“茅房欢会”。敷演刘昔（锡）赴京应试途中，到一客店投宿，店主婆以猜字谜、奉茶、借灯为由，欲与刘昔结婚。从此戏的本事来看，剧中的店主婆为圣母所变。

二、《兰花记》 此戏不见著录。《锦囊》续编卷一选收，剧名卷首目录题作《李武贤兰花记》，卷内题作《新刊摘奇续编全家锦大全双兰花记》。剧前副末开场所念诵的〔临江仙〕词云：“此本《兰花传记》，才人灯下新编。”“才人”是宋元时期用以称书会中靠编撰剧本、话本为生的下层文人的称呼，而且剧中未见北曲，全为南曲，故此戏似也为“宋元旧篇”。《锦囊》共引录十三出，敷演李德、李武兄弟俩双双考中文武状元，哥哥李德赴任前，画了一幅兰花图，寄与妻子淑英，留作表记。弟弟李武已订亲，尚未完婚，赴任前，寄书岳丈，托岳父将未婚妻素玉送到任所完婚，另也将一幅兰花图寄赠素玉作为表记。后淑英因继母逼其改嫁，不从出逃，上京寻夫。而素玉在途中遇盗，不愿受辱，投崖获救，遇见淑英，妯娌俩历尽艰险，终与丈夫团聚。

三、《西瓜记》 《晁氏宝文堂书目》“乐府”类著录，但未见流存。《锦囊》续编卷五选收，剧名卷首目录题作《张王记（计）西瓜记》，卷内题作《摘汇奇妙续编全家锦囊张王计西瓜

记》，共收录十二出，敷演书生王明与金牡的爱情故事。剧前介绍剧情大意的〔沁园春〕词云：“才子王生，佳人计氏，□为世间□美。全凭月老，已许配夫妻。书简□名，金张□礼。寒暑慇懃，常贲礼物。两家好□□□□，恨自知。萱亲听信谗言，搬唆是非，惹出一场大祸。真如海阔天齐，霎时间背了前盟，改婚张氏。中途遇知消息，正应神天默契，果然结发由前世。叹人生空争闲气，做出一本《张王计》。”

四、《张仪解纵记》 此戏不见著录。《锦囊》续编卷七选收，剧名卷首目录题作《张仪解纵记》，卷内题作《摘汇奇妙续编全家锦囊张仪解纵记》。剧中未见北曲，故其产生年代似也较早。所收共九出，剧情不甚联贯，曲文上有插图九幅，分别题作“张仪夫妇游赏”、“夫妇庆母寿”、“千金对景消□”、“别妻赴选”、“程途遇女”、“洞房花烛”、“夫妻玩赏”、“母亲思子不归”，即为此九出所演的主要关目，而由此可知，此戏与《苏秦》、《金印记》所敷演的情节均异。

五、《金山记》 此戏不见著录。《锦囊》续编卷八选收，剧名卷首目录题作《卢川留题金山记》，卷内题作《摘汇奇妙续编全家锦囊留题金山记》。所收共八出，前后情节不甚联贯，但可知剧情大概，谓书生卢川应试及第后，受朝廷差遣，出使胡地，被单于拘系，三载不回。家乡连遭饥荒，妻子张氏因不从公婆逼其改嫁盐商，在金山寺题诗明志，自缢守节，得神明救护。后卢川回朝，去金山寺烧香布施，在寺内发现张氏所题之诗，夫妇遂得以团聚。其剧前副末开场的〔沁园春〕词也云：“忠孝卢川，贤哉张氏。奈亲命强赴春闱、占鳌头遽差胡地。坚心无屈志，持节见单于。年荒岁旱（旱），妻室遽分离。留题金三（山）寺，夫妇锦衣归。”另外，副末上场诗云：“拍板初开艳戏台，鼓儿点动闹情怀。莫道戏文无好处，引出公侯宰相来。鼓打数声雷□□，四次三弄小梅花。若要人欢神喜处，还是当行子弟家。”

这全为舞台演出用语，而所谓“当行子弟”，在宋元及明初时用
以称戏曲演员。如《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出云：“后行子弟，饶
个《烛影摇红》断送”。《太和正音谱》也载：“子昂赵先生（孟
頔）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由此可见，此
戏似据演出本选收的。

六、《金钱记》 《南词叙录》“本朝（戏文）”著录，但未见
流存。钱南扬先生《戏文概论》将此剧归于明初南戏，并注云：
“《传奇汇考标目》有吴麒《金钱》一本，注云：‘朱珏卿事’。
不知与此是一是二？佚。”《锦囊》续编卷九选收，剧名卷首目
录题作《何友仁金钱记》，卷内则题作《摘汇奇妙续编全家锦囊
节妇金钱记》。所收共九出，详细情节不可稽考，但剧前副末开
场〔临江仙〕词云：“巫氏坚心守节，何英立志成名。官为主事
任杭城。乘舟同水道，对奕共贻情。因把金钱为贄，夫妻子父完
成封褒，即日奏朝廷。凤池传圣旨，夫妇受褒封。”显然，《锦
囊》所收录的《金钱记》与《传奇汇考标目》所著录的《金钱
记》不是同一剧。

由上可见，《锦囊》所收录的南戏，不仅丰富了原有的南戏
佚曲，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南戏剧目在明清的流变提供了新的资
料。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